

第一辑

自然记事

形象的捕捉者

他大清早就下了床，感到精神抖擞，心情舒适，身体轻快（轻快得像一件夏天的衣裳），他便出去。他没带干粮。他将畅饮路上的凉爽空气，猛吸有益健康的气息。他把猎枪留在家里，只是睁大了他的眼睛；他把眼睛当作网，去捕捉千千万万美丽的形象。

他第一个捕捉到的是那条道路的形象，那些光滑的石子是路的骨骼，那些车辙，是路凹陷下去的筋脉。路两旁边，布满了果实累累的黑刺李树和桑树的浓阴。

然后他看到河流。河转弯处发出眩目的白光，在垂柳的抚弄下睡熟了。一条鱼蓦地跳出水面，肚子上闪着亮光，仿佛谁扔出了一块银币似的。每当细雨蒙蒙落下，河面上便惊起一阵鸀鳉。

他又看到一幅图画，不停翻腾的麦浪，鲜嫩可口的苜蓿，无数溪流绕过原野的边沿。他经过时偶尔瞥见一只云雀和一只金翅鸟。

随后他走进树林。过去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的感觉竟会这样细致。整个人一下子都沉浸在香气之中，他不放过任何低沉的声音；为了与树木共语，他的神经跟树叶的脉络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一会儿，他感到颤栗，不安，他感受得太多了，他又

激动，又害怕，于是他离开树林，远远地跟随着农民翻砂工走回他们自己的村庄。

当他凝眸眺望西下的夕阳时，他的眼睛猛然一亮，太阳正在地平线上脱掉它金光闪闪的长袍，云霞散乱铺满天穹。

后来，头脑里带着这一切景色，他回到屋里，熄了灯，在入睡以前，他久久地回味这些形象以自娱。

这些形象温驯地随着回忆又出现在眼前。一个形象摇曳着，又唤起了另一个形象，新的形象不断来临。这些闪烁生辉的东西愈来愈多，像一群山鹑整天被追逐、驱散，黄昏时分，没有危险了，这才唱着歌，在田沟里互相召唤。

公 鸡

—

他从来没有唱过歌。他没有在鸡窝里睡过一夜，或者结交过一只母鸡。

他是木头做的，从腹部伸出一支铁脚爪，多少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屋顶上，谁也不敢动他。这座教堂的模样很像一个谷仓，它那瓦片鳞铺的屋脊列成一道线，像牛背那样，挺直。

可是，现在，教堂那边出现了几个泥水匠。

突然一阵风把木鸡吹得转过了身，望着他们。

他每一转身，新砌的石块就更加高了一层，愈来愈高，挡住了他的视线。

不久。他又抬起头来，只见刚刚落成的钟楼顶端，又

添了一只小公鸡，这在今天早晨还不曾有呢。这只新来的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张着嘴，就像在唱歌似的，双翅贴腰，新新崭崭，在阳光下璀璨夺目。

两只公鸡斗起架来了。那只老木头公鸡很快就精疲力竭，败下阵去。在他那独一的脚爪下面，屋梁快要倒塌了。公鸡歪歪斜斜，僵直，摇摇欲坠，发出刺耳的响声，停下。

现在木匠来了。

他们推倒这座教堂被虫子蛀蚀掉的一角，把公鸡拆卸下来，在村子里到处传观。只要拿上点礼物，谁都可以摸摸他。

有的人给一个鸡蛋，有的人交上一个“苏”，而洛里奥太太呢，她拿出一块银币。

木匠师傅畅饮了一通，因为公鸡他们还争论了一番，后来，他们决定烧掉他。

他们把干草和木柴堆起，点上火。

木头公鸡在火中给烧得哗哗剥剥直响，火焰冲上了半天。

二

每天清早，公鸡一跳下栖架，就昂起头来望望另外一只公鸡是不是还在，——而那另外一只总在那儿。

这只公鸡自吹自擂，说是击败过世界上所有的对手——可是那另外一只，片羽未铄，可是个常胜不败的竞争者。

公鸡一声声引吭啼鸣：他在召唤，在挑战，在威胁，——可是那另外一只，只是到时候才回报几声，开初他一声也不答应。

公鸡箕踞而坐，羽毛奋张，美丽非凡，蓝与银色错落相间，——可是那另外一只，金光夺目，背倚蓝天。

公鸡把他的许多母鸡召唤过来，自己一马当先。瞧吧，她们都属于他；大家又爱他又怕他，——可是那另外一只受到的却是燕子的爱戴。

公鸡不爱惜身子：到处都撒下他点点滴滴的爱情，平常哪怕是遇上任何细小的事，他都会用尖锐的嗓音，高奏凯歌；——可是这时那另外一只成亲了，他使劲地大声宣布，向村子上的人宣布婚礼。

喜欢嫉妒的公鸡支距独立，正准备大战一场；他的尾巴张开，好像一件被宝剑撩起的斗篷下摆。他热血奔腾，怒发冲冠，向普天下的一切公鸡挑战，——可是，那另外一只，从来不怕顶风冒雨，这时正转过背，在微风中嬉戏。

公鸡激怒了，一直到一天终了。

他的母鸡，一只接着一只，都归了窝。只有他，嗓音嘶哑，精疲力竭，独自留在已是黄昏的院落里。——可是，那另外一只，仍然还在夕阳余晖中熠熠生光，正展开他清脆的歌喉，欢唱着和平肃穆的晚祷之歌。

鸭

母鸭在头里走，一摇一摆地拐着两只脚，那嘴巴忙不迭地往她熟悉的洞口直哧。

公鸭跟在她后面。两个翅膀反剪在背上，同样拐着两只脚。

母鸭和公鸭静悄悄地走着，好像去赴一次接洽生意的约会。

母鸭首先一头钻入水中，水中飘浮着羽毛，家禽粪便，一片葡萄叶子和一些干草。她几乎全身都隐没在水中了。

她在等待。她准备好了。

公鸭跟着也投进水中。他那一身斑斓色彩都沉进去了。现在只看到他碧绿的头部和翘起的屁股上虬曲的绒毛。他们俩都泡在水里。水发热了。从来不曾有谁淘空过这个水塘，要等到下一次骤雨才会换上新的雨水吧。

公鸭用他的扁嘴温存地啖啖母鸭，夹夹她的颈项，刹那间他摆动了一下身体，这片如此深沉的水立刻泛出无数涟漪。很快地又安谧、平静下来，于是水面上映出一角蓝天。

母鸭和公鸭纹丝不动。烈日当空，催他俩沉沉入梦。有人贴近他们走过也毫不在意。只有在极稀少的小空气泡泡划破这泓积水的时候才知道他们还在那里。

母 鸡

门才开开，她就双脚一并，跳出了鸡窝。

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母鸡，打扮得挺朴素，从来不下金蛋。

她被光线搞得眼花缭乱，犹豫不定地在院子里走了几步。
她首先看见的是一堆灰，每天早上，她都在这里跳跳蹦蹦地嬉游。

她在那儿打滚，浑身灰土，猛烈地拍闪着翅膀，羽毛蓬起，抖落了夜来多少跳蚤。

然后她走到扁扁的盘子那边去喝水。

最近的这场骤雨把盘子里注满了水。

她只是喝水。

她每喝一小口，脖子就往上一扬，脚趾平平稳稳地踩在盘子边沿上。

接着她满地寻觅食物。

属于她的有细嫩的草叶，还有昆虫和遗落的谷粒。

她不知疲倦地啄着，啄着。

她不时停下来，大红锦冠披在头上仿佛共和派的红帽子，冠下，双目神采奕奕，还垂着肥厚的睫毛。她一会儿用这只耳朵，过一会儿又侧过另一只耳朵，谛听。

等她确实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了，她又四处寻觅起来。

蟑 螂

漆黑的，扁扁的，像个锁洞。

鹅

琼奈特像村子里别的姑娘们一样，很想去巴黎。难道

说她就只有牧鹅的本事吗？

老实说，她从不在前面引导鹅群，她总是跟在后面走。她机械地编结着点什么，走在鹅群后面，把一切都托付给一只图鲁兹鹅。这只鹅真像个人那样懂事。

图鲁兹鹅认识路，分辨得出哪些草好吃，也知道回去的时间。

她很勇敢，连公鹅也比不上她。遇上恶狗，她还能卫护住姐妹们不受狗的攻击。她晃荡着脖子，贴着地蜿蜒向前，接着又直昂起头来，她让惊惶失措的琼奈特心里感到镇定。她胜利了，一切都已趋于正常，她用鼻子哼着歌儿，她明白现在这秩序井然应该归功于谁。

她毫不怀疑她会做得更好。

一天晚上，她离开了这个地方。

她嘴迎着风，敛住双翼，在大路上愈走愈远。迎面碰到的一些妇女，都不敢阻拦她。她的步伐真是快得吓人。

正赶上琼奈特在那里，完全惊慌得发了呆。啊，完全跟别的鹅一样，一点也不特别，图鲁兹的鹅来到了巴黎。

雌火鸡

—

她趾高气扬地站在院子中间，就好像她依然生活在古代一样。

所有别的家禽成天吃食，什么都吃。她呢，除了吃食之外，只关心自己的仪态漂亮。她一身羽毛都上过浆，翅膀的尖端划着地面，仿佛要画出她走过的路线：她曾打这

儿走过，不是别处。

她头昂得高高的，连自己的脚都看不见。

她不相信任何人。当我走近的时候，她还以为我准备向她致敬呢。

她已经骄傲地咯咯咯叫起来了。

“高贵的雌火鸡啊，”我对她说，“如果您是一只鹅，我会像布封那样，用您一根翎毛，给您写一首颂歌。可是您不过是一只雌火鸡。”

大概我惹她生气了，她血直往上冲。一串串愤怒挂在她的厚喙上，震得满脸通红。她刷的一声尾巴开了屏，把背对着我，这个坏脾气的女人。

二

大路，仍然是雌火鸡的寄宿舍。

每天，不管天气怎样，她们总在那里散步。

她们不怕雨，因为谁也不像雌火鸡把衣裳拎得那样高；也不怕太阳，因为雌火鸡出游的时候总是打着她们从不离身的小阳伞。

金花雀的巢

在我们家那棵樱桃树的枝丫上，有个非常好看的金花雀巢，饱饱的，圆鼓鼓的，巢外面点缀着长长的羽管，巢里面铺满了柔软的绒毛。巢里刚孵出四个小雏儿。我跟爸爸说：

布封（Buffon,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

“我真想把它们取下来喂养。”

父亲常对我说笼子里养鸟儿是一桩罪过。可是，这一回，大概也嫌尽是重复这些话有些厌烦了吧，他没有答腔。几天后，我又对他说：

“要是我想，这很容易办到。我先把鸟巢放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把笼子挂在樱桃树上，这样母鸟可以隔着鸟笼喂食，直到雏儿不需要喂的时候为止。”

父亲对于我说的这个方法一言不发。

于是我把鸟巢放进笼子，笼子挂在樱桃树上，我早先设想的情况果然出现了：老金花雀毫不迟疑地，满嘴满嘴地把小毛虫喂着小雀。我父亲也像我一样高兴，远远地观看它们欢快地飞来飞去，翅膀上沾着血红和硫黄色泽。

有一天我说：

“小鸟儿已经长得相当大了。它们一旦自由了，那就一定会乘风飞去的。好，让它们一家子再团聚最后一夜吧，明天我要把它们取回屋里，挂在窗口，我要让您相信世界上没有多少金花雀比这侍弄得更好的了。”

我父亲也没有说不同意的话。

第二天，我发现笼子空空的。那天我讲那些蠢话时，父亲也在场。

“我可不是好奇，”我说，“不过，我倒想知道究竟是哪个傻瓜打开过这鸟笼的门！”

没有鸟儿的笼子

费利克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鸟儿关在笼子里喂养。

“这就跟摘花一样，”他说，“是个罪过。我可不想把

鸟儿关在里面生活，鸟，天生就应该飞翔。”

他也买了一个笼子；他总是把它挂在窗户上。他在笼子里放上一个棉絮做的小窝，一小盅谷子，一小碗不时更换的清水。里面还摆了一个秋千架和一面小镜子。

有人惊奇地问他，他说：

“每回我望着这个笼子，我就为自己的慷慨大度感到高兴。我可以在笼里放一只鸟儿，让它自行飞去，笼子空着。如果我愿意，比如画眉，比如娇艳的灰雀，跳跳蹦蹦，或者其他任何种类的鸟儿都可以拿来当作奴隶。不过，这些鸟儿中任何一只都是自由的。它们永远是自由的。”

珍珠鸡

这是我院子里的一个驼背女人。只因为驼背，她老爱寻衅打架。

母鸡一句话也不跟她说，立刻，她冲上去，纠缠不已。

随后，她低下头，弓着身子，拉开她那双瘦腿迅猛地跑过去用她的硬喙，对着正在开屏的火鸡尾巴中间尽啄。

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真叫她恼火。

她就这样，脑袋发出蓝色，挺起锋利的钩距，全副武装，一天到晚怒气冲天。她无缘无故追着别人打架，兴许因为她总以为大伙儿在嘲笑她矮小的身材，秃秃的脑袋，低垂的尾巴吧。

她不停地发出怪戾的鸣声，像钉子戳破了空气。

有时她忽然离开院子，不见了。这才给喜欢和平的家禽们暂时留下一点安静。可是一转身她又来了，那声音变得格外刺耳，格外喧腾。你瞧，她疯狂地在地下打滚呢。

她怎么啦？

这个鬼女人在开玩笑。

刚才她到野地里生蛋去了。

要是我感到兴趣，我可以去寻找那个蛋。

她在灰尘里不住地翻滚，真像个驼子。

金丝雀

我怎么会想起买这只鸟儿的呢？

卖鸟的人对我说：“这是一只公的。等一个礼拜他熟悉了，会唱歌。”

可是，完全相反，这鸟儿执意一声不响。

我把他的大口杯里盛满谷子，他用嘴乱啄，啄得四处飞溅。

我拿了根绳子把一块饼干系在两支细棍儿上。可他却只吃绳子。对着那块饼干猛推猛扑，拍打得饼干掉了下来。

他在清水里洗澡，喝自己浴缸里的水。他在里面随便拉屎。

放在笼子里的那块松糕，他以为是专供他这类鸟儿做巢用的，于是他本能地蹲在糕上。

他不懂得生菜叶子的用途，只顾把叶子扯碎了玩。

当他真正去啄一粒谷子、准备吞下去的时候，真可怜相。他把谷子噙在嘴里，从这边滚到那边，碾压它，把它砸碎，像个没了牙的小老头儿似的，直扭动脑袋。

那块糖对他毫无用处。是不是一颗石子，一座阳台或是一张不切实用的桌子，使他心惊？

他倒挺喜欢他那些个小木块。有两块重叠着，交错在

一起。我望着他跳上跳下真感到心烦。他就像不留痕迹的钟那样又机械又呆板。他这样跳跃有什么乐趣呢，有什么必要呢？

如果他停下这无聊的操练，一只脚栖息在他紧紧夹住的小棍上，他的另一只脚就机械地探索着这同一根小棍儿。

冬天来临，人们点燃起火炉，他以为是春天了，换毛的季节到了，于是他脱尽羽毛。

我的灯花猛然一爆，打扰了他的夜晚，把他的睡眠时间都搅乱了。黄昏时分他上了床。我让夜幕笼罩在他的周围。兴许他在做梦？蓦地我把灯靠近了他的笼子。他又睁开眼睛。怎么！天已经亮了吗？他又迅疾地开始活动起来，欢欣鼓舞，连连啄着叶子，张开尾巴，舒展着翅膀。

可是我却把灯吹熄了，我没有看到他那目瞪口呆的样子，真遗憾。

不久我就对这只怪别扭的、默不作声的鸟儿感到十分乏味了，于是我把他从窗口放了出去……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运用笼子外面的这份自由。谁只要一伸手就能捉到他。

千万别有人把他再给我送回来。

要是有人送回来，我不只是不给予任何报酬，我发誓不认这只鸟儿。

燕 子

她们每天都来给我上课。

一声声呢喃在空中画出无数虚点。

她们引出一根直线，到顶头猛然一顿，蓦地又另起一行飞去。

飞得太快了，花园里的水塘都无法临摹下她们掠过时的影子，她们从地窖一跃就登上阁楼。

她们用轻盈的翎毛笔，把那谁都无法模拟的签名花草，一挥而就。

然后，一对对地，她们括一个大括弧，晤面，聚合在一起，在天空的蓝色底板上，落下墨迹。

可是充满友情的目光还追随着她们，如果你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我，我认识烟突上的燕子在空中描画出来的希伯来文。

燕雀。——我看燕子很蠢：明明是树，她却以为是烟突。

蝙蝠。——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费，就拿我跟她比比吧，她飞得最差劲：大白天，她都会迷路；要是她像我一样，夜里飞翔，她随时得摔死。

鸽 群

让他们在屋顶上发出低沉的鼓声吧；

让他们从树阴里出来，翻腾，闪耀在阳光之中，然后又折回到树阴里去。

让他们那灵活变幻的领子像指甲上的乳白月牙那样突然显现又随即消失；

让他们夜晚在森林里入睡吧，像色泽浓艳的果实那样沉重地压在橡树的最高的枝头；

让这两只频频交换着他们炽烈的情意，而蓦地，彼此传过一阵悸动。

让这一只倦游归来，双翼上带着书信，仿佛是我们的女友的思绪（啊！这个信物）；

这群鸽子，开头不过是闹着玩，后来终于感到厌烦了。

他们不愿呆在原地不动，而旅行也没有能使他们成熟。

他们整个一生都有点傻乎乎的。

他们执拗地认定孩子是飞禽的嘴里生下来的。

他们的喉咙里仿佛总卡着什么东西，不得下去，这个根深蒂固的老毛病，长此以往，真叫人受不了。

两只鸽子。——来吧，我的咕咕咕，……来吧，我的咕咕咕……来吧，我的咕咕咕……

蝙 蝠

夜消歇了。

在夜的高处，那星空一点也不显得黯淡。夜像一袭长裙曳地，在石子和树林之间拖曳着，在肮脏的沟渠和潮湿的地窖深处拖曳着。

没有任何角落不笼罩着夜幕。荆棘刺破夜幕，寒冷使夜幕开裂，污泥使夜幕腐烂。每天早晨，当夜幕卷起，这时枝头上一簇簇破布的轮廓清清楚楚浮现出来。

蝙蝠就是这样降生的。

由于这个来源，所以她们受不了阳光的照耀。

太阳下山了，当我们纳凉的辰光，单用一只脚爪挂着睡眠的她们才又从老屋的梁木上飞起。

她们那歪歪斜斜的飞翔使得我们不安。她们展开用骨架支撑、没有羽毛的双翼，在我们周围不住振荡。她们用

耳朵辨别方向，却很少用那负了伤的无用的眼睛。

我的女朋友捂住脸，而我呢，我掉过头去，以免碰上这不洁的东西。

听人说她们会用比我们的爱情更大的热忱，吮吸我们的血，一直到死。

这话说得多么夸张！

她们并不坏。可她们从来感动不了我们。

她们是夜的女儿，只讨厌亮光，她们总是用她们小小的、阴森森的披肩轻轻擦过，去寻觅灯火，去把它吹熄。

鹊 鸪

她跑起来就跟她飞一样，老是在我们的双腿中间，亲昵，无法阻挡，她那细碎的鸣声，不住逗我们追随在她尾巴后面走。

喜 鹊

—

去年，她肯定是在田野上过的冬天，所以至今身上还留着一抹残雪。

她立在地上并起双足跳跃，随后，笔直而机械地，朝一棵树飞去。

有时她没站稳，径直飞到旁边另一棵树上才歇住脚。

那样子总是显得挺别扭，为了要一直闲聊到夜晚，她